

才藝內知人（後門古）

秘書集成

7



1•

本卷內收入《分門古今類事》一書。

蘇書集

古今怪異集成

古今針泉集

古今怪異集成序

天地闢而陰陽分。人類以生。物類以殖。萬彙羣萌。造此形形色色之世界。其中有常有變。有正有奇。上帝司其權。冥漠中自有無形之主宰焉。人處昭昭之境。不能洞見其精微。於是習見習聞者。視爲常經。目爲正道。感二氣絪縕之德。羣相喻於無言。偶遇罕見罕聞之事。則驚爲變故。詫爲奇聞。或且謂爲子虛烏有。詞而闢之矣。嗚呼。造化之理。本非可以管蠡測。使於所罕見罕聞者。而徒滋異議。曾何解於習見習聞者之歷歷不爽哉。溯夫混沌之初。以氣造形。天地亦陰陽所孕。兩儀既判。以形運氣。人物賴陰陽以生。陰陽之道。千變萬化。彌綸宇宙。按其跡象。有常與變。正與奇之分。揆之原理。實無變非常。無奇非正。然則色色形形之異。人所習見習聞者。常也。正也。常而不用其變。正而不用其奇也。人所罕見罕聞者。變也。奇也。變而不失其常。奇而不失其正也。徒觀夫常者正者。不觀夫變者奇者。不足語乾坤之大。不足知氣化之微。不足究一事一物之原。不足窮萬事萬物之奧。關繫豈淺鮮哉。故舍其常而語其變。變者怪也。畧其正而言其奇。奇者異也。此古今怪異集成一書之所由輯也。或曰。怪異之事。至聖不語。胡獨輯以成書。且今之世。正科學昌明之世。

古今怪異集成 序

二

也。述此荒誕不經之說。將毋惑世誣民。貽通人之恥笑乎。則應之曰。科學與哲學並行。而哲學實爲科學之母。科學愈昌明。哲學愈宜研究。我國四千餘年之哲學。勢緒難稽。古今怪異集成一書。所以輯焚絲之緒。供哲學家玩索之資者也。矧其中有與科學相發明者。更有今日科學家所未及發明者。若視怪異二字。卽譬爲惑世而誣民。亦思今之人心。習於鬼蜮。姦回巧詐。無所不至。其去中古之世遠矣。導以庸常之理。固已視若罔聞。進以怪異之談。或尙有所警悟。卽舍科學以論人心。是書之輯。且有不容緩者。是書分上中下三編。上編載天地異聞。附以神仙妖鬼事蹟。中編詳人類人事之變狀。下編列動物植物之奇談。書以怪異名。非怪異不錄。其中事以類分。類以年次。無或舛雜。惟載筆之難。學者所歎。本書輯自古籍。及近人稗乘。魯魚亥豕。容有未及校正者。博雅君子。幸有以教之。江都周敷肅識。

古今怪異集成 上編

目錄

天文類

天

日

月

星辰

天河

風

雲

霧

虹霓

雷電

雨

露

霜

雪

雹

煙

旱災

寒暑

地理類

山

石

水災

火類

古今怪異集成 上編 目錄

火災類

光類

氣類

山川神類

家宅神類

城隍土地類

龍神類

瘟疫神類

雜神類

冥司類

聖蹟類

神怪類

神仙類

仙境類

古今怪異集成 上編 目錄

仙丹類

妖怪類

鬼怪類

獸類

蟲類

雲類

雷類

風類

天類

天文類

目驗

古今怪異集成 上編

古今怪異集成 上編

二

仙丹類

妖怪類

鬼怪類

獸類

蟲類

雲類

雷類

風類

天類

天文類

目驗

古今怪異集成 上編

古今怪異集成 上編

古今怪異集成 上編

古今怪異集成

上編

天文類

天

葛洪枕中書眞書曰。昔二儀未分。溟滓鴻濛。未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形如雞子。混沌元黃。已有盤古眞人。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遊乎其中。溟滓經四劫。天形如巨蓋。上無所繫。下無所依。天地之外。遶屬無端。元元太空。無響無聲。元氣浩浩。如水之形。下無山嶽。上無列星。積氣堅剛。大柔服維。天地浮其中。展轉無方。若無此氣。天地不生。天者如龍。旋迴雲中。復經四劫。二儀始分。相去三萬六千里。崖石出血成水。水生元蟲。元蟲生濱牽。濱牽生剛須。剛須生龍。元始天王。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山中宮殿。並金玉飾之。常仰吸天氣。俯飲地泉。復經二劫。忽生太元玉女。在石澗積血之中。出而能言。人形具足。天姿絕妙。常遊厚地之間。仰吸天氣。號曰太元聖母。元始君下遊見之。乃與通氣結精。招還上宮。當此之時。二氣網縕。覆載氣息。陰陽調和。无熱无寒。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並不復呼吸。宣氣合會相成。自然飽滿。大道之興。莫過於此。結積堅固。是以不朽。金玉珠者。天地之

精也。服之與天地相畢。元始君經一切乃一施太元母。生天皇十三頭。治三萬六千歲。書爲扶桑大帝東王公。號曰元陽父。又生九光元女。號曰太真西王母。是西漢夫人。天皇受號十三頭。後生地皇。地皇十一頭。地皇生人皇九頭。各治三萬六千歲。聖真出見受道。天无爲。建初混成。天任於令。所傳三皇天文。是此所宣。故能召請天上大聖。及地下神靈。無所不制。故天真皇人三天眞王。駕九龍之輿是也。次得八帝。大庭氏庖羲神農祝融五龍氏等。是其苗裔也。今治五嶽。是故道隆上代。弊極三王。三王夏禹殷湯周武也。是以淳風既澆。易變而禮興。禮爲亂首也。周末陽弱而陰強。國多寡婦。西戎金兵起。而異法興焉。既而九洲湮沒。帝業荒蕪。此言驗也。後來方有此事。道隆之代。其人混沌。異法之盛。人民猾僞也。洪曰。此事元遠。非凡學所知。吾以庸才。幸遭上聖。兩日。論天地之奧藏。暢至妙之源本。輒條所誨。銘之於素。以爲絕思矣。夫無心分之人。慎勿以此元始告之也。故置遺跡示乎世之賢耳。

拾遺記。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

尙書中候。成王觀於洛河。沉璧禮畢。王退。俟至於日昧。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洛。

國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而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闔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禍福各以官象成也。

淮南子覽冥訓。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台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注齊寡婦。無子。養姑。姑有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婦。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天。

漢武故事。通天台。黃帝以來。祭天園丘處。武帝祭太一。上通天台。舞八歲童女三百人。令人升通天台。以候天神。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

漢書天文志。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皆下盛強。將害上之變也。其後有呂氏之亂。

漢書五行志。昭帝元平元年四月。崩亡。嗣立昌邑王賀。賀卽位。天陰。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賀怒。縛勝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時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泄。召問勝。勝上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則有下人伐上。不敢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讀之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數日。卒共廢賀。此常陰之明效也。

晉書五行志。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景帝討母丘儉。大風晦暝。行者皆頓伏。近夜妖也。劉向曰。正晝而暝。陰爲陽。臣制君也。

三國志吳孫亮傳。太平三年。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繡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繡。九月戊午。繡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于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黜亮爲會稽王。

晉書五行志。元帝太興二年八月戊戌。天鳴。東南有聲。如風水相薄。京房易妖占曰。天有聲。人主憂。

宋書五行志。元嘉十八年秋七月。天有黃光。洞照於地。太子率更令何承天謂之榮光。太平之祥。上表稱慶。

魏書序紀。初聖武帝嘗率數萬騎田于山澤。歛見繻輶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侍衛甚盛。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寢宿。旦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處。言終而別。及期。帝至先所田處。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爲帝王。語訖而去。卽始祖也。

唐書張柬之傳。張易之等誅後。中宗猶監國。告武氏廟。而天久陰不霽。侍御史崔渾奏。陛下復國。當正唐家位號。稱天下心。奈何尚告武氏廟。請毀之。復唐宗廟。帝嘉納。是日詔書。

下。霧翳澄駭。咸以爲天人之應。

唐書五行志。元和十二年正月乙酉。星見而雨。占曰。無雲而雨。是謂天泣。聞奇錄。羊襲吉。狀元之子。少時。庭中乘涼。忽見天開。其內雲霞瀕洞。樓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岳襲吉驚懼。逡巡乃閉。襲吉勤于書寫。伛偻不倦。今尙在。逾八十矣。

陸游南唐書。盧文進在金陵爲客。言昔陷契丹。嘗獵於郊。遇晝晦如夜。星緯燦然。大駭。偶得一北人。問之曰。此謂之宜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

周書武帝本紀。建德六年春正月。帝率諸軍圍齊。大破之。獲其齊昌王莫多婁敬顯。帝責以有死罪者三。遂斬之。是日。西方有聲如雷者一。

樂郊私語。己亥秋九月晦。余曉詣嘉禾。時曉星猶在樹杪。忽西南天裂數十百丈。光焰如猛火。照徹原野。一時村犬皆吠。宿鳥飛鳴。余諦觀其裂處。蠕蠕而動。中復大明。若金融於冶鑄者。少時方合。操舟者謂余曰。此天開眼也。彼不知天者至尊。裂者極禍。關係豈藐小乎哉。

南臆記談。王文正公遺事。公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弟旭乘間問之。公曰。要待死後墓誌寫上言。不知此言雖不足據。亦可見其實有是事矣。龐莊敏公帥延安日。因冬至奉

祠家廟。齋居中。夜恍忽間。見天象成文云。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三字。注視久之。方滅。公因作詩記之云。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欲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寬章輔太平。手緘之。題曰。齋誠家紀之詩。藏其曾孫益如處。用小粉牋。字札極草草。按實錄。自慶曆元年。初分陝西四路。公與韓忠獻。范文正。王聖源。三公俱爲帥。至皇祐三年。登庸。適十年。夫人道遠矣。而告人諄諄如此。理固有之。不可盡詰。

宋書五行志。紹熙四年十月乙未。天有黃赤色。占曰。是爲天變色。先赤後黃。近黃赤祥也。賢奕編。永新水牕劉先生。宋末將赴省試。夜忽見天若有崩裂狀。歎曰。天下事不可爲矣。遂反歸。道遇神卒。挾一策。問所如。卒曰。吾奉上帝命。攝諸應死者。出手冊示之。冊首卽先生名。下注三刀下死。神卒曰。吾視若爲善士。爲若改下爲不。遂去。無迹。先生自是避山中。一日。往邑城。遇元兵猝至。死者狼藉道路。先生乃伏匿亂屍中。被賊斫三刀。幸未斷脛。得善藥。越夕始蘇。人咸謂天活焉。

癸辛雜識。咸淳癸酉十月。李祥甫庭芝。自江陵被召至京口。一日午後。忽見天裂。見其中軍馬旗幟甚衆。始紅旗。繼而皆黑旗。凡一茶頃乃合。見者甚衆。西樵野記。弘治辛酉閏七月二十一日午後。陰雲密布。迷漫欲雨者然。俄聞空中闕然有

聲約二刻乃止。識者以爲天愁。

山西通志。萬曆三十五年春。潞安武鄉天鼓鳴。九月平陽東南天開。光芒灼閃。占主天羅地網。兵事之象。

綏寇紀略。崇禎元年三月二十五日。五鼓全陝天赤如血。巳時漸黃。日始出。

日

淮南子本經訓。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獫狫噬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獫狫。斷修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金匱三苗之時。三月不見日。

博物志。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者沉沉將滅。若疾雷之聲。昌問於馮夷曰。何者爲殷。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東殷。於是費昌徙疾歸殷。續博物志。老君其母曾見日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有娠。七十二歲而生于陳國渦水李樹下。剖左腋而生。長一十二尺。

史記封禪書。文帝時。新垣平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

年。

魏書高句麗傳。高句麗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爲夫餘王閉於室中。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不食。棄之與豕。豕又不食。棄之於路。牛馬避之。後棄之野。衆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每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雖矢少。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汝。以汝才略。宜遠適四方。朱蒙乃與烏引烏達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並浮。爲之成橋。朱蒙得渡。魚鼈乃解。追騎不得渡。朱蒙遂至晉述水。遇見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納衣。一人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爲氏焉。

隋唐嘉話。太史令李淳風校新曆成。奏太陽合日蝕。當既於占不吉。太宗不悅。曰。日或不